

绿
牡
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135.2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19.60 元

目 录

序	(1)
第 一 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2)
第 二 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10)
第 三 回 骆宏勋命余千硬夺把戏	(16)
第 四 回 花振芳求任爷巧作冰人	(22)
第 五 回 亲母女王府显勇	(27)
第 六 回 世兄弟西门解围	(34)
第 七 回 奸兄为嫡妹牵马	(41)
第 八 回 义仆代主友捉奸	(46)
第 九 回 贺氏女戏叔书斋	(50)
第 十 回 骆太太缚子跪门	(56)
第 十 一 回 骆宏勋扶柩回维扬	(62)
第 十 二 回 花振芳救友下定兴	(67)
第 十 三 回 劫不义财帛巴氏放火	(72)
第 十 四 回 伤无限天理王贼诬人	(78)
第 十 五 回 悔失信南牢独劫友	(84)
第 十 六 回 错杀奸西门双挂头	(91)
第 十 七 回 骆母为生计将本求息	(97)
第 十 八 回 余千因逞胜履险登高	(103)
第 十 九 回 十字街头父跑马	(108)
第 二 十 回 四望亭上女捉猴	(112)

第二十一回	释女病登门投书再求婿	(117)
第二十二回	受岳逼翻墙行刺始得妻	(124)
第二十三回	中计英雄龙潭遭逢杰士	(130)
第二十四回	醉酒佳人书房窥视才郎	(136)
第二十五回	书房比武逐义士	(142)
第二十六回	空山步月遇圣僧	(147)
第二十七回	鲍自安寻友三官殿	(152)
第二十八回	花振芳觅婿龙潭庄	(156)
第二十九回	骆宏勋私地救孀妇	(161)
第三十回	濮天鹏法堂闹问官	(166)
第三十一回	为义气哄堂空回龙潭镇	(171)
第三十二回	因激言离家二闹嘉兴城	(176)
第三十三回	长江行舟认义女	(181)
第三十四回	龙潭后生哭假娘	(186)
第三十五回	鲍家翁婿授秘计	(191)
第三十六回	骆府主仆打擂台	(196)
第三十七回	怜友伤披星龙潭取妙药	(201)
第三十八回	受女激戴月维扬复打擂	(206)
第三十九回	父女擂台双取胜	(212)
第四十回	师徒下山报不平	(217)
第四十一回	离家避奸劝契友	(223)
第四十二回	惹祸逃灾遇世兄	(228)
第四十三回	胡金鞭开岭送世弟	(233)
第四十四回	贺世赖歇店捉宏勋	(239)
第四十五回	军门府余千告状	(244)
第四十六回	龙潭庄董超提人	(250)

第四十七回	花振芳两铺卖药酒	(254)
第四十八回	鲍自安三次捉奸淫	(259)
第四十九回	鲍自安携眷北迁	(264)
第五十回	骆宏勋起解遇仇	(270)
第五十一回	施茶庵消计放火救兄友	(275)
第五十二回	四杰村余千舍命救主人	(280)
第五十三回	巴家寨胡理怒解隙	(285)
第五十四回	花老庄鲍福笑审奸	(290)
第五十五回	宏勋花老寨日娶双妻妾	(295)
第五十六回	自安张公会夜宿三姑儿	(299)
第五十七回	张公会假允亲事	(304)
第五十八回	狄王府真诉衷情	(308)
第五十九回	忠臣为主礼隐士	(313)
第六十回	奸臣代子娶煞星	(318)
第六十一回	闹长安鲍福分兵敌追将	(323)
第六十二回	夺潼关胡理受箭建大功	(327)
第六十三回	狄钦王率众迎幼主	(331)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登位封功臣	(336)

绿 牡 丹

序

夫传者，传也。播传于世，以彰忠贞义节；出于毫下，亦有雪月风花。借其腕下之余情，以解胸中之闲垢，而悦目畅于怀，消其长昼之暇，并警闲者之安。故胡为而评？胡为而刻？文涉率吁，词顽句拙。虽非效史，而亦可观，愿贤者览而削之。故作是传，欲谋其集，谓之曰《反唐后传》云耶。

道光辛卯重阳月上浣重陵二如亭主人谨书

第一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禹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郊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这首《西江月》，传言世上不拘英雄豪杰庸愚之人，皆乐生于有道之朝，恶生于无道之国。何也？国家有道，所用者忠良之辈，所远者奸佞之徒，英雄得展其志，庸夫安乐于野。若逢无道之君，亲谗佞而疏贤良，近小人而远君子，怀才之士不得展其才，隐姓埋名，自然气短。即庸俗之流，行止听命于人，朝更夕改，亦不得乐业。正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离人。今闻一件故事，亦是谗佞得意，乱传国柄；豪杰丧志，流落江湖，与这首《西江月》相合。说这故事出在那朝那代？看官莫要着急，等我慢慢写将出来。

却说大唐高宗殿前太子庐陵王，不过十几岁，不能理朝政。皇后武氏代掌朝纲，名号则天。生得极其俊秀，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甚是聪明，多有才干，凡事到案前，不待思索，即能判断。他是上界雌龙降生，该有四十余年天下，纷纷扰乱大唐纲纪。只有一件不大长俊：淫心过重，倍于常人，一朝若无男子相陪，则夜不成寐。自高宗驾崩，朝朝登殿理事，日与群臣相聚，遂私通于张天佐、张天佑、薛敖曹等一班奸党。先不过日间暂为消遣，后来情浓意

摯，竟连夜留在宫内。常言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朝内文武官员，那个不知，那个不晓？但此事关系甚大，无人敢言。武后存之于心，难免自愧。只是太子一十二岁，颇晓人事，倘被知道，日后长成，母子之间，难与相见。遂与张天佐等将太子贬赴房州为庐陵王，不召不许入朝。又加封张天佐为左相，张天佑为右相之职。朝中臣僚，惟有薛刚父子耿直，张天佐等常怀恐惧。适因薛刚惹出祸来，遂暗地用力，将薛家满门处斩，只逃走了薛刚同弟薛强、子薛奎、侄薛勇，兄弟叔侄四人奔至山林，后来庐陵王召入房州。及回国之日，封薛刚大元帅，薛勇正先锋。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广陵扬州，有一人姓骆名龙，字腾云，英雄盖世，武艺精强。由武进士出身，初任定兴县游击之职，携妻带子，同往定兴县赴任。老爷夫妇年将四旬，只生一位公子。那公子年方一十三岁，方面大耳，极其魁梧，又且秉性聪明，膂力过人。老爷夫妇爱如珍宝，取名宾侯，字宏勋。还有一个老家人之子，姓余名千，父母双亡，亦随老爷在任上，与公子同庚，也是一十三岁。老爷夫人念他父母素昔勤劳，只生了一个娃子，倒甚爱惜他。那余千生来亦是方面大耳，虎背熊腰，极有勇力，性情好动不好静。闻得谈文论诗，他便愁眉蹙额；听说抡枪弄棒，他就侧耳细听。虽是一十三岁小小年纪，每与大人赌胜，往往倒输与他。所以人呼他一个外号，叫做“多胳膊的余千”。老爷叫他同公子同学攻书，闲时叫他二人习些枪棒。公子与余千食则同桌，寝则同床。虽分系主仆，却情同骨肉。

老爷到任之后，少不得操演兵马，防守城池。武职之

中，除演兵之外，别无他事，倒也清闲。这老爷声名著外，多有人投在他门下习学枪棒。今有一人，系本县富户，姓任名正千，字威远。其人黑面暴眼，相貌凶恶，十四岁上父母双亡，上无兄弟，下无姊妹。幸得个老家人主持家业，请师教小主人攻书。这官人生来专好骑马射箭，抡剑玩刀，文章亦是不大留心；各处访师投友，习学武艺。及至二十余岁间，稍长胡须，其色红赤，竟是个黑面红须。其相之恶，赛过尉迟恭几分，故此呼之“赛尉迟”。因他相貌异怪，人家女子都不许配他；他立志只在武艺上讲究，这件事倒也不在意下，所以二十余岁尚是只身独自。日间与人讲拳论棒，甚是有兴；夜来孤身独眠，未免有些寂寞。正是：

饱暖思淫欲，饥寒生盗心。

于是往往同几个朋友，向那烟花巷内走动，非止一日。

那日会见一个妓女贺氏，遂与他有缘。任正千乃定兴县一个富户，其心甚喜，加倍温存，实难舍割。遂不惜三百金之费，在老鸨之院内赎出，接在家中为妻。那贺氏生性伶俐，持家无事。不料她有个嫡亲哥子，贺氏在院内之时，他亦往往在院中端茶送酒，及贺氏从良任门，在任正千面前每每提起，说他极有机警，干事灵巧。任正千看夫妻之情，说道：“我家事务不少，既是令兄有才，请来我家管分闲事，一则令兄有以糊口，二则兄妹得以长聚，岂不两便？”贺氏闻言，遂开言道：“恩谢大爷之情。”于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

你道那贺氏之兄是何等人物？其人名世赖，字国益，生得五短身材，极有机变。正是：

无笑不开口，非谗不尽言。

见人不笑不说话，只好钱财。若逢有钱之事，人不能取，他偏能生法取来。就受些须羞辱，只要有钱，他总不以为耻。他一入任大爷之门，小心谨慎，诸事和气，任府上下，无一人不喜他，任大爷也甚欢喜。

过了年余，任大爷性格脾气，他却晓得了。逢任大爷不在家时，他瞒了妹子走出，与三朋四友赌起钱来，把自己在任大爷家一年积下的十二金，尽皆输去。后来在妹子跟前，只说买鞋子、袜子、做衣服无有钱钞，告借些须。贺氏看兄妹之情，不好相阻，逢借之时，或一两，或八钱与他。那贺世赖小运不通，赌十场输八场，就是妹子此后一两八钱与他，也不济事。况又不好今日借了明日又借，外边欠帐要

还，家内又不便再借，于是无奈，遂将任大爷客厅、书房中摆设的小景物件，趁人静迹绝，每每藏于袖中，拿出变卖还人。任正千乃是有钱财主，些须之物，那里检点？不料贺世赖那一日输的大了，足要大钱三千文方可还帐，小件东西不能济事。且是习惯自然，胆更比从前的大些。在客厅、书房往来寻觅，忽然条桌底下有一大铜火盆，约重三十余斤，被他看见了，心中暗想：此物还值得四五两银子，趁此无人，何不拿去，权为卖了？于是撩衣袖将火盆提起，往外便走。

也是合当有事，将至二门，适值任大爷拜客回来撞见，因问道：“舅爷拿此火盆做甚么？”贺世赖一见，脸有愧色，慌忙回道：“我见此盆坏了一只脚，故此拿去，命匠人修整，预为冬日应用。”任正千见贺世赖言语支吾，形色仓皇，即走过来。将火盆上下一看，见四只脚皆全，并无坏处，心中大起猜疑。即刻到客厅书房，检点别物，小件东西不见了許多。任正千生性爽直，那里容纳得，遂将贺世赖叫过来痛责一番，骂道：“无品行，不长俊！我以亲戚相待，各事相托，你反不顾廉耻，竟敢偷盗我家许多物件，你尚有面目见人乎？我若不看你妹子分上，该送官究治！你今作速离我家门，永不许再到我家。”说罢，怒狠狠的往后去了，见了贺氏，将此事说了一遍。

贺氏闻言，虽惜哥哥出去无家可归，无亲可投，几等丧家之犬，几等失林之鸟，口不言而心自伤；转念他自作孽，自受苦，也不敢怨任大爷无情，便说道：“他自不长俊，敢怨谁来？”口中虽是如此答话，心中到底有兄妹难舍之情。

由此贺世赖出了任大爷之门。从来恼羞便成怒，心中想道：“我与你有郎舅之分，就是所做不是，你也该原谅些须，

与人留个体面，怎的今有你许多家人在此，就如此羞辱于我？”暗恨道：“任正千啊任正千！只要你轰轰烈烈一世，我贺世赖永无发迹便了。倘有一日，侥幸遇人提拔一二，那时稍使计谋，不叫你倾家败业，誓不为人！”此乃贺世赖心中之气，按下不言。

再表任大爷素仰骆老爷之名，就拜在门下，执贽受业。骆老爷见他相貌怪异，声音宏亮，知他后来必有大用。又兼任大爷细心习学，从不懈怠，骆老爷甚是欢喜，以为得意门生。这老爷所教门生甚多，只取中两个门生。向日到任之时，有山东恩县胡家庄一人，姓胡名珽，字曰商，惯使一支钢鞭，人都呼他金鞭胡珽，曾来广陵扬州，拜在门下习学武艺。一连三载，拳棒精通，拜辞回去。老爷甚是爱他，时常念及。今日又逢任大爷，师生相投，更加欢悦。这任大爷朝朝在骆老爷府内习学，往往终日不回，食则与骆宏勋同桌，余千在旁伺候，寝则与公子同榻。二人情投意合，虽系世兄世弟，而情不异同胞。

老爷一任九年，年交五十，忽染大病，卧床不起。公子同余千衣不解带，服侍汤药。任大爷见先生病在床上，亦不回宅，同骆公子调治汤药，曲尽弟子之礼，谁知老爷一病不起，服药无效，祈神不灵。正是：

阎王注定三更死，怎肯留人到五更？

老爷病了半月有余，那夜三更时分，风火一动，呜呼哀哉！夫人、公子哀痛不已，不必多言。少不得置办衣衾棺槨，将老爷收殓起来，停柩于中堂。任大爷切于师生之谊，也不禁伤感一番，遂备祭礼拜祭老爷，就在府中帮助公子料理丧事。三日之后，合城文武官员都来吊奠，逢七请僧道诵

经打醮，自不必言。

倏忽之间，已是终七。闻得京中补授游击，新老爷已经辞朝，即日到任。夫人与公子计议：“新官到任，我们少不得要让衙门。据我之意，不若择日起柩回南，省得又迁公馆，多了一番经营。”公子道：“母亲之意甚是。但新官到任时催迫我们回南，其奈路途遥远，非可朝发而夕至，未免仓卒慌忙。依孩儿想来，还是暂借民宅居住，将诸事料理完备，再择日期起柩，方无遗误失错之事。请母亲上裁。”

母子计议之时，任大爷亦在其旁，乃接口道：“世弟之言极是。师母大人不必着急，门生舍下空房甚多，即请师母世弟，将师尊灵柩迁至舍下外宅停放，慢慢回南，未为迟也。不知师母世弟意下如何？”夫人、公子称谢，说道：“多承厚意，甚得其便。但恐造府未免动烦，贤契费心，于心不安，如何是好？”任大爷道：“说那里话来！蒙师授业之恩，未报万一。师尊乘鹤仙游，门生常抱憾之至！今师母驾迁舍下，师尊柩前早晚得奉香楮；师母之前，亦可微尽孝意：此门生之素愿也。不必他疑。”夫人公子谢过。任大爷遂告辞还家，令人将自己住居的后房收拾洁净，另外开一大门，好抬老爷的灵柩，从前门不便故也。任大爷同贺氏大娘住中院。

不讲任大爷家内收拾，且说骆公子家中，将细软物件，并桌椅条台，亦令人往任家搬运。不止一日，东西尽已运完，择日将老爷灵柩，并合家人口俱迁移过来。老爷灵柩进宅之后，仍将新开之门垒塞。骆公子出入，与任大爷竟是一个大门。贺氏大娘参拜骆太太，宏勋拜见世嫂。任大爷又办祭礼祭奠老师，又备筵席款待太太、公子。以后日食，任大

爷不要骆太太另炊，一日三餐俱同贺氏大娘陪着。且喜骆家并无多人，只有太太、公子并余千主仆三人。公子与任大爷甚是投机相好，食则同桌，行则同伴，寝则同榻，朝夕不离，真如同胞兄弟一般，从无彼此之分。贺氏大娘与骆太太也是相宜，三餐茶饭，全不懈怠。太太公子每欲告辞回南，任大爷谆谆款留，骆公子亦不忍忽然而去，所以在任大爷家一住二年。

那年春季三月，桃花开放之期，定兴县西门城外十里之遥，有一所地名曰桃花坞，其地多种桃花。每年二三月间，桃花茂盛，士人君子，老少妇女，提瓶抬盒，携酒盛肴，络绎来此看桃花。任大爷值此春光明媚，不觉春情荡漾，吩咐家人备酒肴，遂请公子游玩；又吩咐贺氏大娘，亦请太太同行。于是两轿两马，带着余千，同往桃花坞而来。骆宏勋马到其间，抬头一看，真乃好个所在，话不虚传。怎见得好景致？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众人观望了一番，遂在大路旁边拣了一个洁净亭子，将食盒挑进。且喜内中桌椅现成，骆太太与贺氏大娘一席，任大爷与骆大爷一席，家人在旁斟酒。看官，你道这亭子内桌椅是那里来的？只因桃花坞乃定兴县之胜地，凡到春时，游人不断。也有邻近的，搬运桌椅容易；若远处来的，只能提壶携盒，不能携带桌椅了。就有这好利之人，买些木料，做些桌椅，逢桃花将放之时，士人游春之际，预先把桌椅摆设其间，凭那远方游人把钱。所以任大爷等，一到亭子内，桌椅所以现成。因骆太太、贺氏大娘在内，任大爷就把一两银子给他，包了这个亭子，别的坐头不许他再租赁与别人。这也不表。

再言任大爷与骆公子谈笑对酌，饮过数巡，肴举数箸，正在畅饮。忽听得大路之上锣声响亮，任大爷和骆公子站起身来，往那路上观望。只见一簇人围住，十数个汉子俱是山东妆扮；还有那妇女一老一少，老的约有六十内外年纪，少的不过十六七岁的光景，俱是老蓝布褂子。惟有那少年女子，穿了条绿绸裤子，鱼白包绫袜套，大红缎子花鞋，却不穿裙子。内中一个老儿，自称姓花，手提大锣一面，击得数声响亮。

骆宏勋看了一会，全然不晓得这是班甚么人，问道：

“世兄，此班是甚么名堂？”任大爷道：“世弟，此乃山东人所做，名叫把戏。南边亦曾见过否？”骆宏勋答应道：“弟倒未曾见过。”任大爷吩咐余千：“将那班人唤来，问他所会何样把戏。”余千闻命，下得亭子来，高声大叫：“那鸣锣的老人家，这里来，我家大爷叫你哩！”花老闻言，急忙走过来，满脸堆笑，说道：“大叔叫俺，想必耍玩把戏了。”余千道：“正是。我且问你，把戏共有多少套数？每套要银多少？”那老儿答道：“大叔，我们马上九般，马下九般，外有软索、卖赛，共有二十套，每套纹银二两，若要做完，共银四十两整。若要单摘卖赛、软索，一套要算两套，两套就算四套，要银八两。不知大叔要玩那几套？”余千道：“你且在此少停，待我禀上大爷，再来对你讲。”

余千说罢，走上亭子，对任大爷说道：“小的方才问他，他有马上九般，马下九般，走马卖赛，并踩软索，共二十套。每套要银二两整，全套做完，共银四十两；若单摘卖赛、软索，一套算两套，两套算四套，要银八两。”任大爷开言向骆公子道：“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你我都是晓得的，可以不必，只叫他卖赛、踩软索，就给他八两银子罢了。”骆宏勋说道：“此东小弟来出，请世兄观看。”任正千笑道：“一客不烦二主，怎好叫世弟破钞？还是愚兄作东。”吩咐余千速速下去，单摘他软索、卖赛。余千领命，来到花老面前，说道：“我家爷吩咐，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俱都会的，单叫卖赛并踩软索。”花老道：“先已禀过大叔的，这两套要算四套哩。”余千说：“那个自然，你只放心玩，银子分文不少。”

花老答道：“领命。”回首望着自家一家人说道：“这位